

笑談「狗肉將軍」張宗昌

● 汪 清 澄

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志士推翻滿清專制後，清政府餘孽北洋軍閥袁世凱乘機竊國，當了八十三天皇帝，死了以後，他的黨羽奪權分裂，造成軍閥派系對立，擁兵割據，相互攻奪。全國各地，紛爭不斷，兵連禍結，沒有安寧的一天。在民國初期的十多年裏，曾十易「國家元首」，兩度出現帝制，三十二次更換內閣，橫征暴斂，殘民以逞，造成極度混亂的局面。

嗜賭如命輸了老婆

軍閥中有的是土匪出身，從未進過學校的大老粗，但憑投機取巧，竊佔高位，飛揚跋扈，獨霸一方，成為土皇帝，奉系張作霖有員大將，山東督軍兼省長，「狗肉將軍」張宗昌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，此人作風獨特，留下不少茶餘飯後的笑談

張宗昌為什麼有這個含有嘲笑意義的渾名？有兩種說法：一說是有一次他主持

閱兵，正意氣風發，趾高氣昂時，突然間來了一條狗跑來，咬裂了他的皮靴，又將他的坐騎馬屁股咬破，他大發雷霆，下令捉狗，但是這隻狗，早已逃跑了。

他餘恨未消，下令：「見狗就打，打死了大家吃狗肉！」於是他的士兵，到處打狗，也就大吃狗肉，所以他得到「狗肉將軍」的渾名。

另一說是他喜歡賭博，尤其是推牌九，在北方叫推牌九為「吃狗肉」，因此稱他為「狗肉將軍」。

到底那一說可靠，筆者為此曾專程赴山東一趟，請教了幾位山東大學文史教授，及研究張宗昌專家，戚其章、孟廣潤、

呂偉俊等教授，大家認為打狗吃狗肉之說較為正確，臭名遠播，將流傳千古了。

張宗昌愛賭成癖，捨命不捨財，捨財不捨賭。早年在關外闖蕩曾下煤窯做苦工，為了要還賭債，偷了礦上的金子，慌忙逃往海參崴，把黃金拿去兌了錢，開一間小店，並討了一個漂亮的老婆，名叫志萍。由於賭性難改，先將小店輸了，最後竟以老婆下注，又輸給了賭徒，於是只好再度流亡。

一九〇五年，日本和蘇俄在我國東北境內爭奪利益打仗，他去當了俄國兵。一次他被調防到斯卡洛夫中隊長當門衛，他見到中隊長漂亮的太太，正是被賭輸掉了的志萍，志萍見他無情無義，大表不滿，要跟他算舊賬，他只好打躬作揖，不斷賠禮，請求饒恕。

志萍被他賭輸賣掉以後，曾輾轉去一家飯店做「女招待」，斯卡洛夫看中了她，弄來作了「壓寨夫人」。

時來運轉勝吳佩孚

一九二二年張宗昌時來運轉，獲得張作霖的信任，成了奉軍的一員大將，在黑龍江招募一批被蘇軍追剿逃到東北的白俄軍隊，他歡宴白俄軍官時，發現了斯卡洛夫竟然在座，又看到志萍也坐在斯卡洛夫的身邊。張宗昌一想，俺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將軍，當年賭輸賣老婆的醜聞，如果傳出去，豈不丟臉？志萍和他一對眼，也認出了他，知道情況不妙，以上廁所為由，悄悄告訴斯卡洛夫，趕快逃走。張宗昌心狠手辣，那裏會放過，立即派人跟蹤，兩人逃到不遠，一陣槍聲以後，志萍和斯卡洛夫都同上黃泉了。

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戰爭爆發，張宗昌部任第一線兵團，竟以寡擊眾，擊敗了吳佩孚進入河北。收編直系殘餘部五、六萬人，聲威大震，高興極了，因隊伍人數驟增，編制擴大，有功軍官都要升級，有的更是連升兩級至三級，軍中擺下慶功宴，準備慶功授階，軍需處忙得暈頭轉向

，為了下級軍官升為將校，要做很多「金底板」、「銀底板」的肩章，且須在一天時間以內完成，實不可能，向他請示如何辦理。

狗肉將軍反應快，笑一笑說：「這是打仗的非常時期，要變通辦理，切實可行的土辦法，就是去買各種顏色的錫箔紙，連夜趕製應急，先應付一下再說！」

慶功大會按時舉行，晉升的將校授階，順利完成，戴上金色、銀色的肩章，在太陽光下閃閃發光，真像那麼一回事，嚇唬老百姓沒有問題。

突發奇想設金汁行

所謂軍閥是指軍人擁兵自衛，只圖擴張地盤，發展個人勢力，而不顧國計民生的

人，因此人民沒有自由，言論自由當然也包含在裏面。張宗昌最恨寫文章批評的人，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京就把兩個揭發他狂嫖濫賭，有正義感的《京報》主筆邵飄萍和《社會報》主筆林白水抓來，立即予以槍斃。據說他還握有一份五十四位名教授的名單，準備繼續抓人，這份名單包括

林語堂、李大釗等，這些被列名的教授，一看情況不對，都分別設法逃離了他的控制範圍。

制範圍。

張宗昌為擴大地盤，以「魯人治魯」為藉口，又把江蘇督軍齊燮元驅走，張作霖向段祺瑞力薦，於一九二五年四月當了山東軍務督辦兼省長。他為了表揚自己的「德行」、「仁政」，竟在濟南名勝大明湖邊，豎立一尊自家的銅像，希望能永留紀念。還有一批為討好他的士紳和小官僚，為他修建生祠，向老百姓攤派「生祠捐」。

狗肉將軍好賭，他的督署設有賭場，經常招妓女賭博，而且輸的時候較多，一九二七年他賭性大發，越輸越多，為了表示自己己豪爽，有信用，竟將教育經費提出，給了他親暱的妓女，弄得山東各校沒有經費，紛紛關門。

軍閥有權有勢，想做甚麼就做甚麼，他主政山東苛捐雜稅很多，老百姓苦不堪言，有民謠罵他：「張宗昌，坐濟南，也要銀子也要錢；雞納稅來狗納捐，誰要不服就把眼剜！」

有一回心血來潮，突發奇想，要設立「金汁行」，什麼叫「金汁」呢？就是從黃色大糞裏，淌出來的液體，簡單的說就是「大便」的文雅稱呼。

在當時科學不發達的時期，「大便」是農村使用的主要肥料，大便要官賣，一概要交納糞捐，因此有人作了一副諷刺的對聯：

自古未聞糞有稅
而今只剩屁無捐

聽媽的話就是孝順

山東的老百姓痛恨張宗昌入骨，他們每天吃麵食，順便做一個麵人，就說這是張宗昌，把它掉入開水鍋裏去煮，叫做「烹刑」。還流傳有民謠：「也有蔥、也有蒜，鍋裏煮的張督辦！也有蒜、也有薑，鍋裏煮的張宗昌。」殘忍無道的張宗昌，生活極端糜爛，老百姓稱他為三不知將軍，自己不知兵有多少、錢有多少、姨太太有多少。

張宗昌督魯三年雖然作惡多端，也作了一兩件好事，他在山東當督辦時，聘請滿清狀元王壽彭為山東大學校長，在一次宴會上，張有感而發的說：「俺平生遺憾，就是沒有進過學校，不要說上大學，連中學、小學也沒有上過，俺想趁這個機會跟你去上山東大學，也喊你老師好不好？」

王壽彭一聽，不便拒絕，祇好答應：「可以！可以！」

張聽王說可以，立刻面對王校長，跪下磕了三個拜師頭，王也連忙站起來，打躬接受。

大家復位後，張宗昌改以學生身分，肅立敬酒，王校長也回敬學生，並對他說：「今後如果有疑難問題，可隨時提出，我作解答。」

張反應很快，立即提出說：「俺想作個好人，留點好名聲，請指點應該怎樣去做才好？」王知道大家都說張很孝順母親，於是提出「萬般皆下品，百行孝為先」的「孝」字，以迎合張的心意，又說了一番大道理。

張想了一下說：「俺家裏早年很窮，養不活媽媽，到了冬天連被子都沒有，幸好有個好心的伯伯，照顧俺的媽，負責吃住，一幌就是十幾年，俺現在當了督辦，對父母當然孝順，對這個好心的伯伯，也應該報答。不過這個伯伯在外邊說，他是我的爸爸，使我很生氣，真想殺了他。我媽知道了我有這個想法，大罵俺忘恩負義，忤逆不孝。媽媽說：『若不是你伯伯，媽早就餓死了，他的恩情，比你那個老混

蛋（指張的親生父親）大得多了，喊他爸爸，有啥關係呢？」

「俺本來不大甘心，但想一想不聽媽的話就是不孝，而且成千上萬的兵俺都能帶了，多了一個爸爸，還怕不能帶嗎？俺就對媽說：『好！妳放心，我不但喊他爸爸，還把官給他做。』俺媽聽了這番話，高興極了，拍手大笑的說：『這才算真正孝順的好兒子！』俺媽這樣說，老師你看，俺算不算孝順呢？」

王壽彭校長聽了，不斷點頭說：「這就是孝順！這樣算孝啊！」

附庸風雅提倡讀經

張宗昌雖未進過學校，但也多次聽人談起朱子的治家格言，是一篇教為人處世的好文章，其中有兩句：「子孫雖愚，經書不可不讀。」因此他主政山東，竭力復古，提倡讀經。要讀經先要有書，於是有人向他建議重刻十三經，交給大、中、小學，命教師教學生誦讀。

張為人豪爽，說做就做，找來了好版本的十三經，以重價聘請高刻字工人，刻好了又請湖南才子楊度作了一篇序文，楊的序文寫好後，張用薄紙蒙在上面，照

樣一筆一劃的抽寫下來，算是他親筆寫的序文，也一同刻版編入書中。

這部十三經，刻工精細，極少錯誤，用最好的紙張印刷，是民國年間木刻書最好的版本，但是印刷數量不多，頗受藏書家的重視。這件事傳開來，很多人認為「狗肉將軍」張宗昌，能做這一件極為風雅的事，也該給予讚揚。

十三經包括尚書、周易、詩經、周禮、儀禮、禮記、左傳、穀梁傳、公羊傳、爾雅、孟子、論語、孝經，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精華。

張宗昌（一八八一—一九三二）山東掖縣（現改為萊州市）人，原名忠昌，字效坤，身材高大，體格強健，性情粗獷，小時候家裏很窮，父親早死，沒有上過學。長大後流浪無業，十八歲赴東北，做礦工修鐵路，混跡黑社會，專門從事不法勾當。曾流浪到海參崴，學得一些俄語，糾集流氓，在中俄邊境當土匪。

惡有惡報遇刺身亡

辛亥革命時，黃興派人到東北募兵，張宗昌帶領人馬投效，任陳英士的滬軍第三師騎兵團團長。一九一三年討伐袁世凱

失敗，向江蘇督軍馮國璋投降，任侍從武官。一九一六年計劃謀刺陳英士（其美）達到目的，事後獲得袁世凱的重賞。他往來於東北、南京、上海，販賣鴉片，賺了不少錢。後來任蘇軍第六混成旅旅長，一九二〇年到湖南被湘軍打垮，部隊遭贛軍繳械，於是赴東北投奔張作霖，先當營長，並讓他招兵買馬，擴大軍力，收編了一些土匪，擴編了三個團，成為旅長。一九二二年又收編被紅軍擊敗的白俄軍謝米洛夫數千人，有機關槍、大砲、工兵隊及鐵甲車，軍力一下子壯大起來。

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戰，張宗昌任第一線兵團，擊敗了直軍進入河北，再收編直軍部隊數萬人，並進佔山東，被段祺瑞任命為督軍兼省長，他的軍隊被擴編為魯軍。一九二七年與直隸督軍褚玉璞部合編為直魯聯軍，為安國軍編組。一九二八年夏，被蔣介石、張學良的國民革命軍擊敗，退出山東，向河北東部撤退，最後被革命軍殲滅，他逃到日本佔領下的大連，後又流亡到日本。

一九三〇年「九一八事變」後，張宗昌回天津住在租界內。一九三二年九月他潛回山東掃墓，暗地裏運動舊有部屬，妄

圖東山再起，被韓復榘設計，在濟南車站被仇家鄭金聲的兒子鄭繼成槍殺而死，年五十二歲，正是應了惡有惡報的下場。

鄭金聲為北伐時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，一九二七年冬在山東西部作戰，被張宗昌軍隊俘獲，轉送濟南，被張槍殺。他的兒子鄭繼成（實為侄子）為山東省政府參議，這次乘機刺殺了張宗昌，報了殺父之仇。

復榘收屍埋葬他鄉

作惡多端的軍閥張宗昌死後，人心大快，屍首躺在露天，民眾紛紛前往觀賞，他的秘書用重金雇用腳夫搬運，無一人願意，因為民眾希望盡可能暴屍幾天，解除心頭的痛恨。要入殮時，棺材店都拒賣棺材，深怕惹怒了老百姓前來砸店。最後還是韓復榘下令收了屍。可是山東的民眾拒絕讓他在該省安葬，只好封棺運往北京，葬於香山。

棺材運到北京，有十多個少奶奶的內眷前來接靈，見到棺材哭天低號不已。其中除五姨太外，年齡都在十四歲至二十五歲之間，躺在棺材裏的張宗昌，是否都認得這些隨手採擷的「小妾」，卻不得而知

這一支哭夫隊伍一回到府上，張宗昌的正妻下達了命令：「妳們都是為張將軍的金錢而來，如今張將軍已到九泉，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錢存在什麼地方，妳們要就去找他要吧！」說畢，就將這支哭喪隊伍強迫遣散了。

這次被刺死亦無憾

張宗昌死後，北平曾傳出一件荒唐事：說張宗昌的棺材由濟南運到北平，暫寄放在地安門外廣化寺內。寺內設有乩壇，乩壇裝有乩筆，乩語係用筆寫，不以人言。

裝有張宗昌屍體的棺材寄放第二天，和尚與同伴三人開壇。焚香禮畢，忽然見乩筆自動，在沙盤上寫出：「我是張宗昌，速請吳子玉（吳佩孚）及我兒濟樂、寧樂來。」

和尚分別找來吳佩孚和他的兩個兒子，頂禮膜拜以後，乩筆又寫了：「我生平殺人萬千，這次被刺，死亦無憾。鄭繼成總說為父報仇，也是我自己不慎。望大家萬勿以我死為憾，並望玉帥轉告同仁，遇事以我為戒，更囑濟樂、寧樂不可以報仇

讀者投書·來函照登

中外雜誌主編先生：

敬啟者本人於偶然場合看到「中外」第三五六期第一三九頁，刊載大陸作家余方德先生撰寫之「風起雲湧綠島春秋——島主唐湯銘的故事」一文。發現有不符事實，張冠李戴之錯誤，應該予以澄清，本人以新生訓導處一份子立場，爰就該處成立之來龍去脈說明如次：

新生訓導處之前身，係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於卅九年二月成立之新生總隊（駐在內湖國小），以收容金門大捷之中共戰俘施以教化，四十年五月移駐台東綠島，並擴編為新生訓導處，首任處長為姚盛齋少將（曾任基隆要塞司令），副處長為胡牧球少將（曾任安徽師管區司令），姚少將於四十五年調職，由周文彬少將接任處長。四十六年秋周處長因公赴台北途經花蓮時因急病猝亡後，始由唐湯銘少將接任處長，所以真正開拓綠島之島主，應為姚、胡二位少將，而非唐湯銘少將，敬請明鑒以正視聽。

敬頌編安

讀者：李培生 敬上

為志，以免冤冤相報，永無了期，你們的祖母，代我盡孝。」吳佩孚看了，驚嘆不已。後來轉告同仁，也同表驚異。

這一傳聞，看來所謂扶乩批語，當然是子虛烏有的騙人鬼話。究其事實真相，必定是張宗昌生前的親友同仁，為了掩飾張的罪惡，根據張宗昌被刺殺前在濟南車

站曾對記者講過：「我對過去的事，自己認錯。」的話，而故意編造出來，是活人的話，並非死人說的話。

張的部將褚玉璞，被國民革命軍擊潰後，也逃亡大連，後來潛回山東，赴煙台游說駐軍師長劉珍年，勸劉接受日本的支援，反抗國民政府，結果被劉逮捕處決。